

卸妝



驟雨



「妳還要忙多久？」星波接起手機，彼端的維民劈頭就問。

「我還在等這一期的封面大樣，製版廠已經送出來在半路上了，我得看完樣簽了字才能離開，星期四要出刊，大概還要半小時吧！」今天是公公的生日，維民家訂了晚上在台北東區的餐廳聚餐慶生，她卻卡在公司走不了。

「拜託！現在已經幾點了，妳不會叫他們自己先處理呀？看大樣是例行的事，又不是什麼特殊狀況。」維民很討厭每次家庭聚會星波都遲到，害他被老姊修理。



「好啦，我儘快啦！稿子一到我就先打電話給你，你出發到這裡我也差不多好了。」說罷不等維民應聲，就把電話切了。

星波的個性非常主導，是典型的工作狂，事情沒經過她的眼睛，她就是不放心。大學畢業後，先是在報社跑新聞，後來跟著報社長官一起出來幫朋友，也就是現在的發行人創辦雜誌社，這一跳進來就沒離開過。她能力強，交際手腕靈活，替雜誌社跑了好幾個轟動一時的大獨家，曾使得其他的平面媒體和電視媒體都不得不跟進新聞報導，讓雜誌社出足了風頭，也一下子打出知名度。同時期進入雜誌社的幾個人當中，她的表現最受到老闆的肯定，就這麼一路爬到當總編輯。近幾年，她的老闆因為多角化經營其他事業，常年國內國外飛，去年農曆年



驟雨



後，把她升為副社長，雜誌社內的大小事全權交由她處理。

星波嫁給維民九年了，維民是家中的老么，上面有兄姊。他在學校時就愛玩相機，出了社會最初是考進電視台當攝影記者，不同於星波，他工作沒多久就覺得壓力太大不肯做下去，辭掉工作拿了家裡給的資金自己搞起攝影工作室，專門接拍案子。維民的個性像典型的藝術家，自由浪漫但不夠實際，工作室接來的案子常常是賺到友誼沒賺到錢。好在星波的人際關係不錯，手頭上若有利潤較好的案子會轉給他做，工作室勉強可以維持。

從外人的眼光看這對夫妻，個性搭配得真是天衣無縫。熟識他們的朋友都知道星波的事找星波就可以了；但維民的事多半最後也要問星波才可以搞



定。星波和維民是「DINK」，就是人稱職Double Income No Kids 的「頂客族」，至今沒有小孩。

星波不想生小孩，她是職業婦女，對目前的生活模式很滿意，不想讓小孩破壞這一切，也不想讓自己綁在奶瓶尿布裡，更何況，人家都說生了孩子女人身材會變形，容貌易老。反正維民的哥哥有三個兒子，所以他們夫妻並沒有傳宗接代的壓力。只是每次家庭聚會，生孩子的事總不免要成為話題。

「小叔、小嬸來了！」一踏進餐廳，維民的二兒子就半跑半跳的去通報，五歲的男孩子，頑皮到不行，吃個飯都不肯好好待在桌上。



驟雨



「兩位真是有夠大牌的，再不來我們要上甜點了。」維民的大姊在家中排行老大，對星波來說，這個大姊其實更像是個婆婆，大姊嫁了個生意人，婚後在娘家旁邊買了房子，對娘家裡的大小事都有意見，好在她和維民不和公婆住，大家只有逢年過節照個面，平日則能閃就閃。

「爸，生日快樂，祝您老人家健康長壽！」說著說著，星波把一個厚厚的紅包袋塞進公公的懷裡，沒時間買禮物，想想還是送現金最實際。這出手可不能小氣，星波知道等他們回去後，維民的大姊肯定會打開來數，順便批評指教，多半是嘮叨他們夫妻兩份收入、又沒小孩，星波卻只管自己打扮得光鮮亮麗，從頭到腳都是名牌，也捨不得多給兩老一點之類的話，這些話最後也一定會透過婆婆傳給維民。老調了，星波剛結婚時很在意，後來聽也聽疲



了，反正只要自己心意夠就好了，公婆都是好性情的人，星波其實是很有心要孝順他們的。

一頓飯下來都由維民和家人互動，星波很少開口，不管他們問什麼說什麼都是維民去擋，她厭煩了討論生孩子的事，也不喜歡聽他們家裡瑣碎的話題。

「我真的很受不了你大姊！」回程上，星波抱怨著，「早知道你有這樣的大姊，我就不嫁你了！」

「她也沒惡意，她也只是希望我們家第三代人丁興旺些。」

「要興旺叫你大嫂和她自己多生幾個就好了，我嫁給你又不是只管生孩子的。」



驟雨



「再這樣下去，以後你自己回家就好了。」維民沒再回話，星波很討厭他個性這麼溫吞，以前為什麼沒察覺？她和維民在學校時是班對，從一開始交往他就凡事都沒什麼意見，看著是個好脾氣的人，那時女同學們都很羨慕星波，覺得她運氣真好，撿到了個忠心耿耿的跟得先生。當時的優點現在看起來反覺得有點諷刺。

學校畢業後她先找到工作就業，維民去當兵，她也從來沒有想過另外發展的可能性，直等他當完兵回來，兩人很快就結婚了。來喝喜酒的朋友都說他們這一對是感情界的「奇葩」，彼此是對方的初戀，一次就修成正果。



婚後，星波的職場生涯越來越順利，也越來越忙；維民反似閒雲野鶴，竟日拿著相機到處上山下海抓鏡頭，得空就是找朋友泡茶談天說地，在他身上完全看不到已婚男人維持家計的壓力。有時候，她覺得和維民的婚姻其實阻礙了她追求實現自我的人生，她不論是在心理上或物質上都負擔和付出的比維民還多。這婚姻，這個家族的人，開始讓她覺得窒息。

星波做的雜誌是雙週刊，出刊後會有幾天比較閒的空檔，她通常會四處走走去雜誌通路的舖點看看市場反應，做這種期刊雜誌是一翻兩瞪眼，當期雜誌賣得好不好，通常在出刊的那個週末就看得出來了。



驟雨



這個週末星波去外邊逛了一下就回家了。不知道為什麼她在路上時牙開始疼，她知道自己下顎有一顆大白齒已經蛀了，但一直沒時間去處理它，拖了許久，八成現在開始做怪了。

回到家，維民從暗房裡走出來「妳怎麼啦？」看到星波用手撫著臉頰。

「我牙有點疼！」

「要不要去看牙醫？」

「今天是星期六，會有牙醫開門嗎？」

「應該有吧！再不看，明天是星期天就真的大家都休診了。」



就這樣，維民陪著星波繞了好多地方，終於找到一家星期六白天還看診的牙醫。

醫生看過，指星波的大白齒已經蛀壞了，無法再補牙，建議把它拔了，等肉長好了做牙橋或植牙都可以。星波想想，今天拔牙明天還可以休息一天，如果等星期一上班怕就又抽不出時間處理了。她決定一次解決，讓醫生看看情況許可，就把牙給拔了。

星期天中午，維民細心的替她買來了廣東粥。她吃著買回來的粥時，突然左顎一陣劇烈的抽痛，感覺好像被針扎，忍不住叫了起來：「唉呀！」

「怎麼啦？」維民停下手中的筷子。



驟雨



「我的左臉好痛，好像被針扎到一樣！真的好痛！」

「為什麼會這樣？」劇烈的疼痛讓星波眼淚直流，連話都說不出來，她的嘴半張著，臉因極度的刺痛而扭曲。

過了一下下，疼痛突然消失了。「剛才真的好痛，臉感覺好像被刀子劃過。」她回想仍覺得心有餘悸。

接下來的一個星期，要開始忙下一期雜誌的內容，星波臉上刺痛的感覺發生的次數卻越來越頻繁，發作的時間也越來越長，雖然都是熬過一陣子刺痛就會過去，但維民堅持一定要找醫生檢查。



「你太太的情況應該是三叉神經痛，很多人把三叉神經痛誤以為是牙痛，在國外還發生過牙都快拔光了，痛還是沒解決的烏龍，最後才找出原來是三叉神經痛。」找出原因就比較好。醫生解釋根治的方法是可以動手術治療，這種手術目前並不困難，但星波想，自己哪有時間可以安排動手術，所以讓醫生開了藥先吃，以後再找時間處理。

藥拿了七天份，星波在維民緊迫盯人的叮嚀下，乖乖的把七天藥吃完。沒想到就在藥份吃完的隔天，星波人在辦公室，開始覺得身體不舒服，一下發冷顫，一下又感覺像在發燒，由於下午還有個編輯會議要開，她先叫小妹幫忙去藥局買個止痛藥，想先止一下再說。



驟雨



吃了止痛藥，仍然覺得人很不舒服，勉強撐過會議結束，回到辦公桌，她發現自己的皮膚出現紅疹，很癢。那天她早早結束工作回家休息，希望睡睡覺會好些。

第二天早上，維民被星波嚇壞了，她還在發燒，嘴巴裡面開始潰爛，又開始咳嗽，決定帶她去給醫生看，問了掛號的小姐，建議看胸腔內科。醫生診斷的結果是不明原因的發熱和急性上吸呼吸道感染，先給藥吃吃看。



再隔一天，星波的情況非但沒有好轉，反而加劇。她的紅疹遍及全身，喉嚨疼痛無法吞嚥，發燒也沒有舒緩，維民認為情況不能拖，立刻帶她回醫院去掛急診。這回的醫生聽她的病史再看她的病情，判斷她可能是藥物過敏，抽血檢查明顯的肝功能異常，需要立刻辦理住院進行治療。另一方面醫生也要維民取得最初三叉神經痛的用藥內容，希望查出引發不良反應的原因。

住院後，星波做腹部超音波時顯示中度脂肪肝，加上她口腔內的潰爛和皮膚的紅疹持續惡化，經過醫生判斷，星波所服用治療三叉神經痛的 **Carbamazepine**，導致她產生不良反應，她被診定罹患了一史帝文生強生症候群和藥物性急性肝炎。醫生建議維民把星波轉到大醫院去治療。



驟雨



轉診後，星波被送入加護病房，她的紅疹轉成水泡並開始潰爛，眼睛有黃色分泌物，醫生診斷這是史蒂文生強生症所導致的雙眼角膜炎和結膜炎，使用抗生素進行治療。她在加護病房待了一星期才轉出來到普通病房，轉出來時，維民看到她的臉部色素沈積，手腳的水泡呈黑紅色。

住院期間維民一直在她身旁照顧她，又過了快兩個星期，她才好轉出院。

這場病讓星波整個人變了樣，再看不到昔日職場女強人的風采，取而代之的是大病初癒的虛弱與憔悴。



「維民，我現在一定變得很醜。」在醫院回家的路上，星波從後視鏡看到自己暗沈的模樣。

「沒差啦！妳本來也沒有很漂亮呀！」

「什麼意思你？你是不是想另外找美媚？」他們倆同年，這場病，真的讓星波覺得自己比維民老了好多。再看看他，這陣子的勞碌奔波，他瘦了不少。她心裡很清楚這段時間維民的不離不棄、焦慮關懷，也了解到自己嫁的真的是可以讓人稱羨的好丈夫。

「我可以找很多美媚，但是，沒有一個比得上妳在我心裡的份量。妳知道，妳在急診室裡時，我的心也跟著在受折磨，我想到，萬一沒有妳的日子，怎麼過得下去？我根本不敢想。」



驟雨



「別傻了，如果我真的走了，時間會治癒你的。」
世間的愛情或許無法永遠，但此刻感受到維民的真心，星波也覺得很滿足了。

「好在時間治癒的是妳。星波，我希望我們一起變老，誰也不要先走掉。」

沒有任何的言語更足以打動她，她已經三十好幾了，兩人從學生時期相識相戀到如今雙雙要步入中年，十幾年來，維民一直在她身旁。星波轉了念頭想，或許真該開始積極規劃生個小孩，讓兩個人的人生有新的動力。



回家不久，星波因為細心調養，復原得不錯。而這場無妄之災，是因為正常用藥導致對藥物的不良反應，在傳媒工作的她知道有個藥害基金會，雜誌以前也做過專題報導，她應該可以提出藥害救濟，所以她備齊了文件提出申請，經過審議，基金會通知她可以領取一筆救濟金。



驟雨



星波仍就回到雜誌社工作，在工作上她也仍然表現幹練，但她已經不在意自己是不是職場上光采煥發的女強人，在她的心裡，有一個新的星波，是一個好男人的太太。